

在中国维和培训中心的日子

■顾晔

一个周末的下午,我披上大衣,走在培训中心的一条小路上。北国的冬天,对于南方人来说,一切都显得这般新奇。高大而结实的树木,如士兵般笔直地屹立于两旁;落尽了树叶,那繁而不乱的枝叉如经脉般展向蔚蓝的天空,尽显生命的张力与北方人特有的坚毅。我闭眼做了下深呼吸,那空气如水一般冰凉而清澈,透人心脾。眼前的一条幽径上满是落叶,闲庭信步间,我踩出清脆的咔咔声,那声响却带我回忆起了培训间的点点滴滴……

两个月前,我来到了中国维和培训中心。跨过千里挑一的门槛,使我满是兴奋与骄傲。然而,这种情绪很快被紧张的培训课程所取代。英语、驾驶、射击、专家讲学、内部交流、模块课程、任务区模拟

演练……繁重的课程让我意识到,我面对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与挑战的征途。

培训中我发现,原先派出所的“外语专家”,在这里只是个“牙牙学语”的门外汉;原先单位里的业务骨干,却与国际化先进工作理念和要求仍有差距;在基层一线工作10余年的我,发现了自身在所涉领域内,战术及战略层面理论学习的欠缺;加上寒冷干燥的气候、几个月离别亲人的乡愁,刚开始那段时间,我有些无法适应维和培训中心的学习和生活。

我继续走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,冬日的太阳抹过一片浮云现身了,霎那间,整个天地被染成一片温暖的金黄色,远处一杆红旗,在风中悠然舒卷,整个画面真如油画般宁静而厚重……

维和中心传递给我们的维和

精神,使我们上海队的21个兄弟,浑然凝成了一个人。面对困难,我们心手相连,把爱传递。我英语听力不行,队友小顾拿着练习纸,毫无保留而耐心地讲解经验与心得;我口语有差距,每次课上操练后,队友小李会为我指出不足与建议使我进步;大雪中,有队友用身体暖着馒头和鸡蛋跑回宿舍,那是带给生病战友的早餐;每每想起带队书记老胡,与警队长老郑共同点亮集体生日的蜡烛时,我们感到温暖与快乐;更难以忘怀的是在10月26日晚,送别广西警队那一刻,即使彼此互不相识,但在挥手一瞬间,我们已然心手相连,望着英雄们远去的车尾灯,也寄上我们的一片爱,去那遥远的非洲。

难道不是吗——是维和培训,让我们这一群年轻人,更加懂得了团结的力量,开阔了视野,提升了才干,自此人生有了更高的山峰要去征服,这真是快乐的!

“山,快马加鞭未下鞍。惊回首,离天三尺三。

山,倒海翻江卷巨澜。奔腾急,万马战犹酣。

山,刺破青天锷未残。天欲堕,赖以拄其间。”

……个中豪迈,古今共鸣,岂不快哉?

我忍不住小跑了起来,那阳光穿过树林,在我脸上打出活力的节拍,我抬头仰望,维和培训中心的

天,这般蔚蓝,这般宽广,远处的白云,让我的脑海中,响起Diana Ross那首《如果我们心手相连》……

Live believing, faith, hope and glory

Wonders are waiting to start

If we hold on together……

I know our dreams will never die!

维和事业,请让我向你致敬!

(作者系平凉派出所民警)

快乐老家

■魏鸣放

窗外,依旧是铅灰色的天空。对面,依旧是屋脊的沉沉黑瓦。

南向的二楼房间,那粉蓝漆色斑驳的木窗,兀自在清风里吱吱晃晃,伊呀传来当年儿时的感觉。迷糊之间,猛然记起,这是躺在自己40年老屋的大床上,这是

在白发老母的家里。

梦里不知身是客。

戴上眼镜,眯眼,细细望过去,对面屋脊中央的那块灰白的鸽形砖雕,竟已大半剥落迷离,不辨形状。只是在6年前的搬家时节,因兴奋于新的生活,未曾用心,不曾留意。

天色越渐阴沉。

再次闭上眼睛,就这么半醉半醒,一任思绪汤水泛滥……

每每在午餐时间,骑车拐出单位大门,两路路光景,悠悠进入当年的“工人新村”老屋,只觉得当年的弄堂,弄堂里移动的人与不动的屋与树,日渐变得低小,渐褪当年的彩色。搬迁也就几年时间,老屋门前上了年纪的“长者”

一辈,仿佛集体说好似的,竟又一下子离去了十之七八,一律不告而别。阳光下,仍旧坐着三五位嗑瓜子、打毛衣的少妇,不曾相识。总是,有人停下手中的活计,抬起粉脸,定神端详你,旋即朝老屋的门口喊道:“阿姨,你大儿子来啦。”心里的温暖总是异样。

这是给白发母亲送月规钱,明知道她们知道,于是,觉得很有面子的母亲,早早准备下一桌饭菜。夏天啤酒,冬天黄酒。于是,底楼北向开着门的宽大灶间,年近半百的儿子与古稀之年的老母,有一句,没一句,隔着桌边说话。老邻居总是羡慕,尤其是几代同堂,日子过得不太舒心的。

话题照旧是,先后住到外面的姐姐和弟弟的近事,以及外甥和侄女的学习成绩。还有谁谁不告而别的故事。

常回家看看,就像歌里唱的。母亲依旧夸奖起她长孙的考试成绩,义务预测她儿子的儿子的事业前程,反复坚持儿子的儿子将来必能做“官”,挣得不菲的钱财,光宗耀祖,超过餐桌对面的儿子,一代胜过一代。

知道母亲对纯粹为“学习而学习”的学习不感兴趣,如同,明知道母亲老了,仍旧是从前的母亲。

遥想高尔基小说《母亲》中巴威尔的母亲,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的母亲,在儿子背上刺字的母亲。

儿子老了,早不再是过去的儿子。

……

窗外,有新月渐升,如雾黄昏。楼下,弄堂内黑乌乌的水泥地面,踏踏实实走着孩子们的莫明奔跑,匆忙,再也不是当年的玩伴。若远若近处,有邻家咕咕拍拍棉被的回响声,竟一阵一阵送过去的声息和氛围。

“不知何处吹芦管,一夜征人尽望乡”。

泪流满腮。

(作者系上海作协会员)

过年印象

■徐春望

从能记事起至今,过了五六十个年了。过年给我的印象,大致是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。

少年乐过年

住在芝阳里时,我还是个小学生,每年过年前,父亲都给我买来1000响的小炮仗和10只大炮仗。此即人们常说的:姑娘要花,小子要炮。大年初一的早晨,我很早就起床,早饭也顾不上吃,把那1000响的小炮仗一个一个地拆散开,然后抓一把小的和二三个大的放进裤袋里,点一支香,跑到弄堂里放炮仗去了。

弄堂里,爆竹声已此起彼伏,我也加入到放炮仗的行列中。从裤袋里掏出一只炮仗,置于墙缝,用香点燃引信,引信燃尽,炮仗便“啪”地响了。每“啪”一声,就快乐一下。“啪啪”、“嘭”,整个弄堂里响声不断,仿佛奏起一支新年的乐曲。不久,满地尽是红的鞭炮碎屑和黑的花生果壳,与黑色大门上红色春联和门神相辉映,构成了石库门过年的热闹景象,象征新年红红火火。

青年忙过年

文革时期,我中学毕业,直接被分配进了工厂,成为一个翩翩青年。家也搬至月华坊后楼,这里5家人家合用一个灶间。记得那是个除夕夜,其他4家恐都已入睡。家姐把煤球炉拎到灶间当中,用煤灰把炉火封小。找来一个汤勺,拿出冰蛋黄和肉馅,端来两只小凳子,拖住我一起做蛋饺。

姐先在汤勺里滴点油,由我往汤勺里舀一小调羹化开的冰蛋黄,姐手持汤勺稍旋转,当蛋饺皮呈圆状快凝固时,姐夹点肉馅放入,然后用筷子从一端把蛋皮轻轻掀起,将肉馅包住、与蛋皮另一端对齐相粘。这时,一只蛋饺做成了。我们忙了整整一夜,守岁迎来新年。

壮年跑过年

30多岁结婚,步入壮年。那时候春节放5天假,妻子不喜在家过年,总是带我们跑娘家。一早,她拎着礼物,我抱着穿红着绿的女儿,从延吉西路赶往半淞园路。路上,至少得乘两部公交,等车,上车,下车,需1个多小时,不顺时,则要2个小时,其间还要走路。到后,丈母娘忙接过小孩,摆上一桌子丰盛的菜肴,佐以茶酒饮料,招待我们。

午饭后,清理桌面,铺上线毯,拿出麻将。丈母娘和小儿子对坐,我们两个女婿做搭子。一场麻将打下来,差不多到了晚饭时分。连襟怨我故意每次把牌出中给丈母娘,我既不承认,也不否认。我想,丈母娘十分辛苦,不让她开开心,怎么也说不过去。她老人家开心了,我在回家路上抱着女儿,看着满天绽放的烟花倍觉轻松。

老年吃过年

如今退休了,生活比过去更好了。那年大年夜,女儿请我去“德大”吃西餐,菜肴一道又一道,沙拉、鹅肝、牛排、巧克力蛋糕及开胃酒菜等等,每一道菜上来一个大盘子,盘子中就堆着那么一点点。但随着面前盘子的不断轮换,我肚子也感觉饱了。精美的菜点伴随着悦耳的琴声,使人感觉在这儿用餐,非常有腔调,也非常有情调。

女儿请我下馆子,外甥请我上饭店,年轻人带我共享舌尖上的新潮。过年期间,我一会儿到“上海1号”,一会儿到“复宣酒店”,一会儿到“苏浙汇”,一会儿到“小南国”……我这儿吃,那儿吃,吃过年。肚子饱饱的,走到外面看街景,春联比过去多,但不少门前上下张贴反;炮仗比以前少,但威力大得吓人。街上没了放炮仗的小孩,感觉缺了什么,让人遗憾。



春联(书法)
■徐初荣(齐一小四四年级学生)

八埭头

第26期

欧洲游记(二)

■米立

维罗纳:爱情圣地

意大利文化小镇维罗纳,因为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而声名远播,那里不仅有古罗马时代的城墙、地震后保留的废墟,而且文艺演出场所林立,吸引着世界名角纷至沓来,同时也涌入了各国追星的粉丝们,很好地诠释了文化的意义。游客团体的大巴较为集中,给原本

安静的小镇注入热流。行走在小镇里,房屋古今并存;商业繁荣,业态多样,吸人眼球的莫过于当地的各式点心小吃,还有缝纫工的现场制作。我们要赶时间,只能过过瘾,便直奔朱丽叶的住所。

不太起眼的过道,过道的砖墙上被五颜六色表达“爱情”的各国文字写满,没有缝隙,只有叠加,可以听到一颗颗因爱而年轻的心在跳动。真实的悲剧故事改变了当时当

地的法律,使婚姻冲破了门第贫富观念,一再经典地传唱相信爱情。走进,里面有个小小的院落,朱丽叶的闺房在楼房的二楼,那个著名的阳台,像思春的少女伸出的纤手,期待着心中少年的抚摸。此时,院子里人声喧闹,大都是年轻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们追逐的身影。

梵蒂冈:两最所在

梵蒂冈,位于罗马城中的世界最小国家,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教堂——圣彼得大教堂,它是罗马教皇的教廷,是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,也是名家名作集萃的宝库。

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,刚刚做好弥撒的人群在雨中慢慢散开。放眼恢宏的圣彼得广场,被两个半圆形的长廊环绕,长廊顶由数百根高大的圆石柱支撑着,顶上百余个圣男圣女雕像栩栩如生。广场中间耸立着一座埃及方尖碑,方尖碑两旁各有一座喷泉,能容纳30万人。虽然搭有两处脚手架,但并不影响整体的开阔与明朗,彰显建筑天才贝尔尼尼匠心独具。

我们排队经过安检,穿过走廊依次进入教堂中门。这座由百年英才布拉曼特、拉斐尔、米开朗基罗等

参与设计施工的大教堂,内部装饰金碧辉煌,氛围肃穆庄重,一根根希腊式石柱隔开一个个空间,罗马式的圆顶和四壁分布着美轮美奂的名家作品,这些由马赛克精细拼接而成圣经故事绘画,比油画更立体更细腻更光泽,象征着宗教的权威和天堂的圣洁;米开朗基罗的成名作——圣母玛利亚悲痛地怀抱受难后的耶稣雕像,在那些雕像中更显得完美无瑕,默默地歌颂真善美。

上帝赠予人类两把钥匙:一把开启通往天堂的大门,一把开启智慧之门。(未完待续)